



蕉窗漫筆

下

四

1. 卷 5
509
3 止





蕉窗漫筆卷之三目錄

華嚴三乘獲益

圓教須五悔

事業二識

境總觀別

中般有餘

廣論評解

長水助解

三賢似覺

或名有行相解

無想滅盡體

無生界評

自力纏

減緣減行

小宗六識體一

相宗業相自證分

折薪記解

福資必者

梵網疏序



酒生過失

義記懸譚

建立假

光明玄十種三法

佛名無上衆生

法智焚身評

卽離分別圓

從來未悟

現像由性具

自絕瓔珞

無道害母

講錄難光明釋

思惟正受

實論預辨

事業二編

數勝難辨

華嚴三乘對益

講錄疑五法

蕉窻漫筆卷之三目錄

蕉窻漫筆卷之三

義重山善賜紫沙門冲默義海著

華嚴三乘獲益

賢首教章曰以此經本文內爲善伏太子所說名爲圓滿修多羅故立此名也鳳潭匡真鈔引晉經入法界品文自設問云說彼經時但有三乘獲益何爲別教一乘之援據邪答經云法眼無學地及大乘道雖名其偏義則圓滿文云滿足行願故如旨歸云云余今詳此段問難是而答釋全非也何則經文彰灼說曰彼大衆聞正法已八十那由佗衆生皆起離垢清

淨法眼得無學地一萬衆生得大乘道滿足普賢行願等是既別舉三乘機明其得益相然如何得以下一萬衆生得大乘道及滿足普賢行願濫同上明八十那由他等小益之文曲會名偏義圓邪且晉譯云隨應化覺悟衆生唐翻云令諸衆生隨類各解此等文豈皆滿足行願之謂乎又匡真於上解賢首釋云說華嚴時何不異解得小果邪自問曰說華嚴時有得小果如文殊爲諸龍說法百千衆生於三乘中各得調伏及法輪音佛爲善伏太子說圓滿修多羅以一音異解故或有得法眼淨或有住無學果如何及

質邪答彼未會或昔所得等據此會意既非未會中或昔所得則許三乘獲益邪而至今答釋却云名偏義圓者何其前後忽乖違乎此無他中心疑者其辭岐之謂也以余解之其法雖圓滿修多羅一乘然有三乘得益者是但機之過而非關法體也荊溪所謂教無他旨人自前却者也若爾八十那由他衆生應永不露於一乘之益邪曰不然華嚴旨歸曰一見聞益乃至十稱性益初見聞益者謂依此普法見聞如來及此遺法所種善根成金剛種不可破壞要必成佛準之得知八十那由他衆生者但獲一乘見聞益

成金剛種當來必須滿足普賢行法耳思之

圓教須五悔

蒙潤四教儀集註引輔行曰圓教位次者先明五悔爲入位之方他人圓修都無此意將何爲造行之始但云一念卽是如來空談舉心無非法界委檢心行全無毫微增暉記辨之曰圓頓入位行有利鈍若重蔽者必須五悔荆溪意在干此若最上根點鐵成金直透三級浪忽化龍去也惡是何言也彼舊來僻執圓理以廢觀行爲己意故至論修行方軌處屢以口舌紛濫者往往皆爾學者可不察乎且徒令昧者生

謂已均佛之層慢是誠可悲矣今輔行文但云圓教位次先明五悔未嘗見有擇利鈍意也何以輒云重蔽者須五悔荆溪意在干此邪止觀曰若能勤行五悔方便助開觀門一心三諦豁爾開明如臨淨鏡遍了衆色一念心中圓解成就不加功办任運分明正信堅固無能移軌此名深信隨喜心卽初品弟子位也輔行釋云若能下正釋圓位於中初明五悔功能入品位由此五法助開初品乃至入位遠由等又云初心行人必以此五善自調御又此五品品品之中今修行五悔况常人乎以品品各有障故此等文

皆通圓修補鈍人釋而未云鈍根重蔽者又光明文句曰當知懺悔位長其義極廣云何言止齊凡夫是故五十校計經齊至等覺皆令懺悔卽其義也四明記云從造無間業者上至圓教等覺故云位長此亦準思之豈但約重障鈍根用五悔義乎

圓教須五悔二

集註曰何處天然釋迦自然彌勒增暉記云若就凡愚淺權位中則不修理事之因而無克果豈可有於天然果佛等乎若直約圓何無此理故真言教所謂父母生身卽證大覺華嚴經曰觀察一切衆生作如

是言奇哉奇哉云何如來具足智慧在其身內與佛無異又曰如來身中悉見一切衆生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等正覺乃至見一切衆生寂滅涅槃皆悉一切以無性故一切無盡智自然智一切如來無極大悲度脫衆生等余今按諦觀意欲抑挫世之駕空言若汝曹者偏執理性無修無證惡見以示果必由因解行雙修之旨則固就凡位中言已而佛教之大要本如是何須約圓妄辨乎且夫斥無修者不惟台家真言華嚴亦皆爾毘盧經疏曰有說言但觀心性無相無爲不應種種紛動行菩薩道此說非也如以四

種不生觀鑛中金性雖復在因在果常自無減無增
若不以方便消融滓穢則此不生之金無由可得行
人亦復如是若不以三種祕密方便行門消融百六
十心鑛石之垢何以得此淨菩提心等賢首法界記
曰法燈漸滅邪見繁興唯濁害以爲懷乃至苟求名
利指斥賢良乃言但自識心何假妄修諸行幸願有
心君子勿執見而懷當自廢壞羚羊緣崖之涉小徑
翹企自勵苦履冰而蹈火請察斯言可見與今異言
同揆也又引據華嚴及探玄釋者此亦不然何者圓
極之理雖爾此是舍那淨眼之所照觀非普賢大機

則豈得徹底見如來智乎今徒以之誇耀者所謂口
頭三昧耳譬猶窮乞兒空談秦楚之富折陶朱倚頓
也寧非若自無一食之神益取笑於旁觀邪若強爲
不然法界記曰欲入法界無礙者要先發得徹到信
心乃至舉六種難事竟云若能若是佛說此人堪受
法界究竟三昧何以故於法苦行不怯怖故如說修
行教相應故又云若無如是信雖有衆解悉皆顛倒
何以故無信之解不應行故顛倒之解即非解故等
試問若汝曹能具如上堅信也無若不爾則決不能
入法界無礙也吁口誦圓文徒夸頓極所謂唯高於

口而竟不潤於心如狂人者爾也又且恃天真自爾而以為足華嚴十地法門普賢行願善財東請南詢等是果為無用邪探玄問曰何故善財不向佛所求法答表因行未圓未至佛故不到佛所也等圓教何無修行乎具如指摘雜錄中辨

圓教須五悔三

集註引輔行曰彌勒問經曰彌勒昔行菩薩道時但晝夜六時勤修五悔而得菩提彌勒釋迦既是果人由因克故非天然等暉記云彌勒問經教通權實迹修五悔而實衆生如也彌勒如也天然天然急須選

佛去也今謂此解亦彌勒修悔為方便權迹要使學人不修習然所謂衆生如彌勒如者性也五悔者修也執性廢修豈圓意乎於乎觀岡二公為救時蔽苦口勸修然汝只管非撥之強為權迹則其濫稱增暉者是不為集註增其暉也實暉之也孰堪洪慨哉具眼察焉

事業二識為見相之本

蒙潤集註曰修空觀用事識見生身住權理修中觀用業識見尊特住實理今二乘人雖修空觀入見尊特者由業識故蓋事業二識為見相之本增暉記斥

云言現相之本者不穩準論從體相二本現報化之用大應正云起用之因余謂非也此文意約能見謂用事識則見劣應生身用業識則見勝應尊特是故以二識即為見一相之根本義旨彰著矣况上文既云事業二識何可以為報化起用之因乎蓋集註就能見之本而解暉記約能現之本而斥可謂納鑿之論矣

境總觀別

諦觀四教儀曰三總相念處一觀身不淨受心法皆不淨乃至觀法無我身受心亦無我中間例知集註

解云依妙玄四念處今此正當境總觀別謂別用一

觀總觀四境集解暉記駁云詳此文意既云三總相

念處一觀身不淨等者可準四教義云境總觀總即

總上五陰作一身念處觀此身汗穢等四教義曰三

位者四境總觀總此觀若成即是總相四念處位今明境總觀總即是總上所明性念處所觀五陰作

身念處觀此身汗穢及苦無常無我破淨顛倒及三顛倒不可偏以境總觀別以

消釋之以文具云皆不淨乃至皆無我故不與別用

一觀定同今謂非也今文既不云觀不淨乃至無我

但云皆不淨是乃皆言總四境而能觀唯一不淨行

相耳別用一觀明若皎日豈同彼境觀俱總觀汗穢

等乎然彼謬以爲身受等皆不淨乃至無我義要之
記者自生贅疣曲解而已

中般有餘

集註釋般那含曰此且論有餘涅槃暉記云此解未
穩中般無餘何限有餘故俱舍文約生般說今謂準
光記云前中般中相不顯故無餘依也又不斷惑已
第二刹那卽入無餘故亦通有餘據此則既有二說
何局定無餘况今文旣云且孰云局乎又多種那含
中有行般等皆有餘依涅槃故今解約多分耳思之

廣論評解

法藏起信論序曰大師沒後異執紛綸或趣邪途或
奔小徑大乘淡旨沈貝葉而不尋群有旨徒馳異路
而莫返爰有大士厥號馬鳴慨此頽綱悼斯淪溺將
欲啓淡經之妙旨再曜昏衢斥邪見之顛眸令歸正
趣使還源者可卽返本非遙造廣論於當時遐益群
品等幻虎錄據有解云廣論者卽大婆沙也毘名爲
廣婆沙言說謂彼論中分別義廣故名廣說故西域
中指稱廣論卽毘婆沙論也幻虎此解大闡文旨甚
謬矣何者上文欲啓淡經已下正叙造論意謂欲使
小乘等馳異路者歸大乘之正趣而所造廣論則烏

可指婆沙小論乎明知言廣論者卽指大乘論固無所疑矣若爲小論則前後文理不脈絡接續也况倘爲指婆沙百萬偈者不惟味疏家釋意大失論主之本旨乎然幻虎被佗詰難曲會云馬鳴元是薩婆多人先在有部造廣論故云當時等是乃賢首初叙馬鳴在小乘造婆沙次悲末葉下方述製大乘論吁欲巧煥亂大目苟解文義者孰首肯之乎

長水助解

長水筆削記曰今助一解則與疏異常恆不變者豈顯真體三際無窮斯則釋前以有自體也淨法滿足

者橫顯淨德十方無盡斯則顯前具足無漏自體既常恆不變復具無漏功德法體若然豈是空邪故結不空幻虎駁云此一助解非賢首意皆不可取也今謂局見之甚矣論文含多義何必株守乎按常恆不變之言縱容故應或指法體或約性功德故下論文釋緣起甚深義云雖有深心而常恆不變此豈非指自性清淨心體以言常恆不變耶是故長水以真心常恆等合爲真體以淨法滿足一句攝盡性德無遺不必一一別配之乃以上論文對映則何亦無此義乎縱使非賢首意於義無害則取之何妨之有云何

不公心評量乎

三賢似覺

筆削記曰三賢等者異前位之信殊後位之證故云
觀察比觀者既未親證但比度觀察即相似覺也論
證法身即初地以去然約破法執故說為少智云云
幻虎彈曰此解非也謂三賢初位少分證真乃至十
地不盡知而疏約位極明少知分齊故知乃至之言
非但中八初從三賢終究竟位其中間位總云乃至
何以知者依教章云若依終教又於地前但有二賢
以信但是行非位故名為信相菩薩亦假名菩薩經

十千劫入十住位方得不退故其行相者起信論說
三賢初位中少分得見法身能於十方八相益生又
以願力受身自在亦非業繫又依三昧亦得少分見
於報身其所修行皆順真性等又梁攝論中十信名
凡夫菩薩十解名聖人菩薩等今按幻虎云三賢證
真者大錯也何者教章所引起信論者即下論信成
就發心之文論曰菩薩發是心故則少分見於法身
故隨其願力能現八種利益衆生謂從堯率天退入
胎住胎出胎乃至入於涅槃然是菩薩未名法身疏
釋曰十解菩薩依比觀門見於法界故云少分見又

曰然是菩薩下明其微過於中二先異地上後異凡
愚前中言未名法身者以未證真但依信力見於少
分故異於地上然幻虎云三賢初位證真者忽乖賢
首未證真之言一也又若地前證真者與地上應以
齊何故賢首云異於地上邪二也若言少分證真故
異於地上者疏文何以不云未全證真但云未證真
邪三也又疏下釋論如實知無境云初地見道證唯
識理異前比觀故云如實知若既證真者豈不云如
實知乎四也又下論曰初發意菩薩等所見者以淺
信真如法故少分見疏釋云十解菩薩依比觀門見

真如理是相似覺故云少分異前十信故云淺異後
真證故但云信五也又海東疏亦云十解菩薩依人
空門見於法界是相似見故言少分此解亦不云證
真與賢首同六也詳如上論文及疏釋於三賢初發
心住未嘗云證真所謂少分見者是唯意言比觀分
齊非謂實證且少分證真者既是證位故理當攝屬
隨分覺何故名相似覺乎相似之言揀非親證文義
昭昭乎猶揭日月而行幻虎如之何曖昧論疏之旨
若是而臆斷自恣駁難佗解者可謂誣罔之甚矣具
攘斥如別錄

或名有行相解

根品頌疏曰或名有行相論云卽於所緣品類差別等起行相故解云品類差別者境非一也等起者心所齊等起也麟記曰問前旣云行相竟今復何言或有行相釋此應是引論證成前義然少不復鳳潭冠註斥云非也非證前義故今謂於所緣境若青若黃心王心所皆齊等起彼青若黃行相也前解於一青相心王心所同起一青相故與此別故或名下寶師義也然正文未知光寶二義意不同故謬之甚矣今按此段果是新舊兩解不同麟記正文不可昧也

註者自晦以謂異義耳光記曰三名有行相卽於所緣一切諸法品類差別種種不同心心所法隨緣何法等起行相故名有行相等又云行相平等者心心所法其體明淨隨緣何境各起行相或緣一法各一行相或緣多法各多行相若一若多行相皆各別隨應皆是行相平等以多現時各有多相故不言同一行相諸論中說心心所法同一行相者且據一境相似義同理實皆別又解行相平等此顯心心所法同緣一境名同一行相等又寶疏曰同一行相者心王起一青行相時諸心所等亦同起此相如心王緣多

境時起多行相心所亦爾名同一行相又云設心王
作十種行相心所亦然今據心王心所所依所緣行
相不相離名同一不據一根緣一境起一行相名同
一也又云設緣多境不相離名同一不據一色境名
同一也詳光寶解釋其所異者同一義耳非謂以多
境一境為異義也何者寶師既云設緣多境是乃若
一境若多境以心心所不相離為同一義是其光釋
亦云且據一境等不言不緣多境豈以若青若黃緣
多境必為寶師義乎請思之不謂心心所不相離
若青若黃緣多境必為寶師義乎請思之

俱舍頌疏曰此二定以二十二物為體為修定前有
二十一心所及心王一心所二十一者謂大地十大
善地十欣厭隨一為滅此故有二十二物不相應行
替處名無想等麟記解云準婆沙有多說一云此定
一物為體謂一滅現前即名無心故有說十一物為
體以大地有十及心王滅故有說二十一物為體謂
大地十大善地十及心王滅故評家云如是說者隨
滅爾許心心所法即有爾許物現前為體今章云加
欣厭一與第三師同冠註駁云麟公非也今疏即同
婆沙評家及寶師意何者彼第三師以心所二十及

心王一為二十一不加欣厭評家兼取欣厭隨加一故總以二十一心所及心王一為二十二與第三師別故知麟記誤矣今按麟記之文同上當必脫一不字言與第三師不同也何者麟記於上既舉第三有說二十一物為體義更有何所惑而可釋云今章同第三師邪決無是理也然冠註以齟齬化為意不能精覈率爾斥為謬徒費縷說而已

無生界評解

根品頌疏曰能生四心善惡有覆無覆者謂自界欲界四餘無生理謂欲界深心不生上定及往彼界故無生界理

慧心正文云界字未穩當作上冠註云詳此中義亦無違謂欲界深心必無生上界理也故慧暉云下界深心必不生上界唯生自界及下界善無記心必通生三界故知今文即約欲界深心簡言無生上界理謂加一上字意無妨也今謂若加上字無界字則可也且加上字為無妨今章既但云界豈非有妨乎有云正文冠註並皆不穩允此中界字似剩何者次上文既標云餘無生理故今至結釋亦宜言無生理四字成句故標結灼然矣亦一說也

自力纏

界品頌疏曰自力纏者嫉慳忿覆悔眠也正文曰眠
字刺矣冠註云依光記文具兩釋並會婆沙故知
眠是自力無違今謂鹵莽哉冠註也光記雖作兩釋
前義言自力纏者謂慳嫉忿覆悔而不云眠然今章
文正依光初解非據後解睡眠自力纏義光師既云
隨從纏非決定故不別簡等以是正之則無眠字而
可也何爲無違邪

減緣減行

賢聖品頌疏曰於減行中初減一行名中忍初如是
乃至減欲界苦下二行相時但有二行二利那心觀

欲界苦名中忍滿唯有一行一利那心觀欲界苦名
爲上忍云云今覈婆沙俱舍正理光寶天台等皆云
一行二利那淨影圓暉荆溪等云二行二利那是以
諸解紛拏講流之所以爲難決也且近人競出邪解
臆說宛如亂絲失緒愈出愈惑呼其孰不泣于岐者
但台宗二百題中據乎論藏之正說且以實地義爲
標準議論最得其正然大義既雖明猶有所未盡也
故不獲已辨折耳今欲申明爲三一出文二顯理三
會違初出文者舊婆沙論第四曰復更正觀欲界苦
乃至復更減損但作二心能緣二觀一行一行者隨

之中一行相也如苦法忍苦法智如是正觀是名中忍新婆
沙論第五曰彼於欲界苦以四行相相續觀察復漸
畧至一行相二刹那觀察如苦法智忍苦法智齊此
名中忍正理論第六十一曰乃至極少唯以二心觀
欲界苦如苦法忍苦法智位齊此名爲中忍滿位俱
舍論第二十三曰行相所緣漸減漸畧乃至但有二
念作意思惟欲界苦聖諦境齊此以前名申忍位光
記二十三曰於一一諦能緣行相三十二種及所緣
境上下八諦隨其所應漸減漸畧唯二念心思惟欲
苦齊此以前名中忍位寶疏二十三曰漸減行及減

所緣至唯緣欲苦諦一行二刹那前名中品忍乃至
色無色道聖諦下一行減已去爲中忍減道行盡名
減所緣次減欲界道下行已乃至欲界苦下三行各
減行所緣已唯一行二念名爲中忍滿天台妙玄曰
復更減損但作二心觀於一行如似苦法忍苦法智
如是正觀是名中忍此全據舊婆沙論文上來所舉出論釋文
一行義爲定說煥乎可見矣不可異求也二顯理者
諸文旣云三十一周減緣行謂七周減緣二十四周
減行也是乃上下八諦各以有四行相故總合則三
十二行相也驗知以三十二行相三十一周減緣減

行則應留一行相其理明矣若留二行者應云三十周減緣行而云三十周者於諸論藏中所未見其據也然神智集解云此則名七周減緣二十三周減行者是無稽說不足評駁也又若中忍滿所留二行相者未知其一行至何位為減之邪若云上忍位減者於上忍為復有一減行邪且婆沙俱舍正理等諸論皆同云中忍滿如苦法忍苦法智所謂苦法忍苦法智者是乃見道一行二剎那忍一剎那義也今以能智一剎那例明所例則中忍滿一行二剎那斷然無所惑矣三會違者淨影大乘義章十一曰毘婆沙云觀欲界苦

行至上界道行三十二心是名下忍於三十二行之中略一已後乃至於彼欲界苦下唯觀二行是名中忍此中忍中極多有三十一心極少二心今考婆沙論無有觀二行之文被但云但作二心觀一行耳明知章文寫誤也義章於上云唯觀欲界苦下二行名忍方便唯觀一行忍成就故此頗難詳更次頌疏文亦寫誤也云何得知覈前後文並是一行義前文既云七周減緣二十四周減行後文云於三十二行中唯留欲界苦下一行餘三十一如名次第從後向前漸漸除之而至此豈忽可云二行乎以是驗知疏文欲界苦下二行者二字當三必矣次

但有二行二字亦當作一然鳳潭增暉記中駁實地
云實地云言二行者文誤矣應云一行此解最為穩當矣如何非之乎云字誤者不然
何者頌疏既言減欲界苦下二行時但有二行蓋於
欲苦四既有減二理當留二若二為誤却作一行者
應云減三而唯云減二則當有留二非字誤者明今
斥云此大偏局也上下兩處並為寫誤有何妨難乎
次荆溪釋籤文應據圓暉頌疏荆溪引俱舍多依頌疏文而次文
云後但有一行二刹那心觀欲苦名中忍滿此是準
天台存一行義已凡古來釋者如集解折玄讀教記
備釋集註俱舍諸鈔等多解紛綸皆未足以適從也

然冠註集註增暉記亦同此云顯宗論三曰相應行地彼補特
迦羅通有利鈍或一類一行一類用二行舊婆沙曰
略一已後乃至於彼欲界苦下唯觀二行是名中忍
此中忍中極多有其三十一心極少二心此二利那大乘
義章云於欲苦下唯觀二行是名中忍又新婆沙百八
五云無常苦作意與無願三摩地相應空無我作意
與空三摩地相應入正性離生者有二種一愛行二
見行愛行者用無常苦二行依無願入見行者用空非我二行依空
入寶解云見行著我故依空非我入愛行人著有故
依苦無常入有人證云言二行者恐文誤矣應云一

行皆未允當云云今駁曰顯宗論云等者精考彼論全無文但彼論第三十曰極少唯以二心觀欲界苦如苦法忍苦法智全同正理論文冠註如何偽證邪推之恐據此邦所撰俱舍北林七帖見聞等也鄙哉夫欲援文證義者宜確實考覈其論文而可也今欲解古今紛杜撰若是而以爲得正義不唯自欺要使天下後學眼睛瞎却者不知何等意乎又所引舊婆沙亦非其文正文如上既引增暉記云大乘義章引而巳又雖引新婆沙是全非二行之證何者此文且無常苦與空非我一雙而配見愛二以成空無願兩

三摩地若具言之則愛行中二我慢增者無常一行懈怠增者苦一行見行中復二著我所見者空一行著我見者非我一行為當知是但一行義耳如何矯設曲解爲二行之證邪烏乎澆漓之運人我蠶起各銜異誇新魅惑蒙生者何限寧不可傷之甚乎

小宗六識體一

賢首教章曰如小乘論但有六識義分心意識如小乘說義苑解云義分心意識者過去爲意意卽是根現在名識了別前境未來名心生起法法故雖三世之殊唯一意識故云義分匡真鈔斥云此據演義復

古云種種分別然無別體彼為三世不同義說心意
識名體即第六今謂義苑復古非此中意但取第六
有何所憑若約大乘馬鳴菩薩立一意識如攝論指
此章既云如小乘論故知非也鳳潭撰述中往往有
此辨彼指要鈔選翼
駁四明指第六為中觀境
引俱舍頌等恐皆非也今按怪哉匡真也彼本以由
不理會小宗雖說六識實心王體一義執六識體各
一雖引俱舍頌及論文不了其旨也蓋小乘意謂義
分心意識體但一意識心王說六識心者
且從所依耳據諸解皆
亦爾且麟記云釋心王有三義故立三種名心意識
其實體一又云淨不淨界種種差別者界是性義因

義淨不淨界品緣境差別作種種因差別不同故名
為心如一樹心與大小枝葉種種不同而為界性以
譬喻文當驗豈非六識心王體一義灼然乎又光師
法宗原俱舍冠註及俱舍序漸
鈔疏目云神清者非云畧有一種所謂心
王是亦可以證矣若如所言心王體應有六若爾何
以云體一乎又心王有六種有宗所立七十五法亦
應不成立也又馬鳴菩薩立一意識故大乘所立非
小宗所明者此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攝論曰又
於此中有一類師說一意識彼彼依轉得彼彼名如
意思業名身語業世親釋云一類菩薩欲令唯有一

意識體彼復次第安立顯示如意思業名身語業者
如_一意思於身門轉得身業名於語門轉得語業名
然是意業意識亦爾乃至非離意識別有餘識唯除
別有阿賴耶識無性釋無非離乃至唯識論曰或執
諸識用別體同解此文道證師作三釋謂八識體一
七識體一六識體一就中以六識體一為正義西明
神廓等同此義若依慈恩縱許七識體一不許六識
體一所以者何一意識計是大乘異師為成唯識依
楞伽深密等鏡像水波等經文所成此義也具如同
唯識疏曰此第三計即大乘中一類菩薩依相似教

說識體一攝論第四說一意識菩薩計乃至有云一
意識但說前六識為一意識理必不然此說八識體
是一故據此等解釋則何可局定馬鳴一意識計全
同小乘所立邪今更按唯識樞要曰小乘執心意識
義一文異攝大乘說心意識體一者是請剗目觀此
文既指同攝大乘說心意識體一則豈非小乘一意
識義愈明白邪何以一槩為大乘所立乎吁彼自開
大小性相妄作僻解使後昆啜其毒涎者可哀之甚
矣

相宗業相為自證分

復古記曰彼宗相以業相為賴耶自證分轉相為見分
現相為相分匡真彈云今依義記業者一動作義二
為因義此雖動念而極微細緣起一相能所不分即
當梨耶自體分轉現二相約本識見相二分說此三
並由根本無明動本淨心成此三細大師既約終教
作此配釋那忽但言彼等彼不許故今謂此但有意
非佗而不解文旨故爾義記意梨耶三細雖約終教
相宗所立既以賴耶為諸法生起之根本故今釋意
終教往而判則理豈不然乎汝既上引孔目章云依
成唯識論乃至如來藏之一義也自評云此依終教

判準今意亦可爾也思之

折薪記解

五教章曰若依終教亦說菩薩十地差別亦不以見
修等名說折薪記解云亦說者由前直進說十地故
致亦言此是示同亦不下揀異亦字應是而字傳者
筆誤爾匡真斥云不然此意謂廻教亦但有見修等
名同小乘故孔目云就二乘及廻心並約見修即至
究竟成佛羅漢直進教則無但以見等名說故云為
直進人被說菩薩十地差別今終教中亦說十地差
別所以亦無但以見等名說故不同廻教也噫自不

曉文意，輒以為錯。何邪？今按非也。何則？章云亦說菩薩等者，彼始教直進說十地差別，今終教亦同說若爾，終教全同直進邪？故揀之言，彼直進教猶以見等名說，今終教無以見等名說，是則示同中異義旨瞭然，乃知新記解未為失也。章上文云又以十地說為見修及通地前以為大乘

十二任義何以故為影似小乘故又下云於地前但有二賢以信但是行非是位故等此亦揀直進教地

前有四十心及下問答意亦對直進影似小乘況於以明終教義當知揀判直進教彌以彰彰者也

上但云同直教而不揀其異相，忽至此對辨迴心教，則其義駁雜不極成也。若如所言應終教全同直進，豈其然乎？請學者詳焉。

天台福資亡者

梵網經曰：若父母兄弟歿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犯輕垢罪。藏疏曰：令人識罪，斷惡修善，以成救度。鳳潭紀要引心地觀經及隨願往生經等文，乃解云：如上相宗權乘，分解不出大乘始教分齊。今家順經略作解釋，義通終教。若約圓教，地獄觸光，三重成佛，尅而言之，諸衆生發心已竟，成菩薩行已竟，成正覺已竟，事理兩種成佛，證文如華嚴經如應思之。今評凡經論章疏中有修行若斷惡修善文，則動談以圓解者，彼

執解卽行膏肓之病也。今經文旣勸爲亡者薦冥福。此正如來之慈制。而釋門之通規也。然只地獄衆生觸光成佛而坐。視其塗炭可乎。吁。不顧己之脚跟未踐實地。妄貶抑追薦修福之文。爲權乘不了義。其無菩提心人。烏慶乎哉。可謂叔世魔師矣。四明禮法師與大雷菴長老書曰。智禮在餓中。忽承賢力生長老奄歸。眞寂驚惻。久如不能自己。道人去住。故是尋常。但以久沐慈憐。難平悲愴。雖夙敦戒定之功。夏宜多以誦念資之。智者尚令弟子勤禮懺資。吾生處矣。夫天台四明。雖開圓解。修圓觀。尚且遵奉於佛教。而不

次追薦者。如斯徒憑空言者。何不思乎。有問藕益法師釋今經戒相。往往約性具性惡而解。奚獨非紀要乎。曰。若旭公者。其解行實可尚矣。然間以圓理解者。是非無其由也。紀要縱效。輿固貢高我慢。欲俾後學循墻而走。是其志也。余所悲者。吠聲之輩。胡談圓文。輕忽行門。駸駸然顛墜乎邪坑矣。攘斥不亦宜乎。

梵網疏序

賢首梵網經疏序曰。恆沙戒品。圓三聚而統收。塵數嚴科。具六位而該攝。紀要舉有解云。六位卽六聚。謂波羅夷。偷蘭僧殘。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羅也。大非也。

既云位豈聚乎今評不然此文嚴科之言乃指罪科
意謂雖戒品恆沙三聚統攝雖罪品塵數六位波羅夷等
該攝也且位言何必局佛菩薩位乎例如五位無心
五位百法六位心所等是皆以聚云位者也紀要恐
失文意也又紀要上辨云上卷總名不可言菩薩心
地彼舍那為釋迦說心地故非也上卷既云舍那說
所問菩提薩埵心地明文如是如何云上卷非菩薩心
地乎妄哉

酒生過失

梵網曰若佛子故飲酒而生酒過失無量咸註發隱

酒生過失譬若飲湯水不昏醉迷亂也是全以於酒体有其過失也

生酒過失因人故飲生酒之過失非有酒体全過失也

此文法晋書車胤傳家貧不常得油也有不字上常字則全油無之今
不字下有常字全非無油也合可觀也

○古有醴酪至夏禹王時儀狄作酒禹飲而身之日後世必有酒亡國者遂疏儀狄也

香 酒 開 則

安生過乎今駁云此疆辨亂理之甚者也何者若飲
湯水不昏醉迷亂者以湯水之體本無其過失也然
今飲酒使人開放逸之門則於物體有其過明矣故
正法念經偈曰酒能亂人心令人如羊又曰此酒能
迷心是既能迷能亂之物豈非酒生過失乎又曰酒
多過失不云飲酒為毒藥酒為毒水衆失之源衆惡

既云位豈聚乎今評不然此文嚴科之言乃指罪科
意謂雖戒品恆沙三聚統攝雖罪品塵數六位波羅夷等
該攝也且位言何必局佛菩薩位乎例如五位無心
五位百法六位心所等是皆以聚云位者也紀要恐
失文意也又紀要上辨云上卷總名不可言菩薩心
地彼舍那為釋迦說心地故非也上卷既云舍那說
所問菩提薩埵心地明文如是如何云上卷非菩薩心
地乎妄哉

酒生過失

梵網曰若佛子故飲酒而生酒過失無量咸註發隱

合註經皆作酒生過失紀要云生酒過失為正何者
酒本非是過失非謂酒體是罪但因人故飲而生酒
之過失豈有自酒生諸過失決無斯理以其所謂開
放逸門悖狂之藥者皆因故飲酒為過源倘不故則
安生過乎今駁云此疆辨亂理之甚者也何者若飲
湯水不昏醉迷亂者以湯水之體本無其過失也然
今飲酒使人開放逸之門則於物體有其過明矣故
正法念經偈曰酒能亂人心令人如羊又曰此酒能
迷心是既能迷能亂之物豈非酒生過失乎又曰酒
多過失不云飲故生過酒為毒藥酒為毒水衆失之源衆惡

酒生過失
酒生過失

之本此等文皆指酒體之失而言耳繇是知以酒生
過失應爲正
法藏起信義記玄談曰非有滅度今有終上下無終
盡有不滅度然上下二字頗難解一講者辨之以謂
上下二字當改盡亦以見盡字接上亦字屬下則義
旨灼然鳳潭著斥謬大非云近有睿學講者不能解
上下二字今爲將來略申釋之此是首舉一非字雙
非趣寂及與無性意遮慈恩依佛地論固執三不成
佛非所被機卽先結非定性二乘有入滅度今有終

衆生界滅又復結非無性闡提上下界地常在世間
無終盡有不滅度遂衆生界不滅故衆生界甚深廣
大等今評此段上下二字實不穩貼也無已則講者
所解爲當矣斥謬雖鑿鑿乎強辨彼恐不曉文之起
盡也詳茲段上文設喻當知下合譬文意謂雖衆生
滅度生界無盡猶如一鳥飛行於虛空而虛空無分
齊亦非無終盡故不滅度猶虛空無邊不得云總不
飛行以功不虛故法喻文理彰彰矣驗知此中但以
衆生界無盡道理通三難耳故賢首結云旣其無盡
是故三難無不能離當知非字貫通於下句翻顯而

釋豈如僻解乎且準教章云非以當得令其有終非以無終說有無得其文雖異義旨與今同故以文義論之則上下二字何亦不寫誤乎況古書此類惟多請學者去情思之

建立假

指要詳解曰名隨德用空彰蕩相中彰絕待假彰立法名建立假有人彈曰四明光明玄記云假在空後卽建立假籤以藏通菩薩爲建立謗故建立假與別從空入假同謂以空觀蕩破諸法而建立假故別教義也今釋未詳所據也選翼曰雖未見其據理亦可

通何者建立之言凡有二義如無住立法山外解之隨別教四明所解是圓教義引妙句光明玄及孔目要問答云云今評有解意天台一家以妙假名建立假無其所據偶有其名但約別教翼雖引荆溪四明立法解彼旣彰灼不云建立假則詳解違籤文等常途釋濫別之難恐不免也

光明玄十種三法

指要鈔曰如金光明玄義十種三法乃是采取經論修性法相故具離合兩說如三德三寶雖是修德之極義必該性云云拾遺四明云今明三寶是一體義而

文略難見觀音玄中其相稍委彼文云以實相慧覺了諸法非空非有故名佛寶所覺法性之理三諦具足即是法寶如此覺慧與理事和合名僧寶與事和即有前三教賢聖僧與理和即有圓教四十二賢聖僧今釋曰佛必二智略語雙非法寶乃云三諦具足此之三諦即差無差性中理也無差而差性中事也慧合無差三諦即有圓教僧慧合而差三諦即有三教僧今佛法二文與彼不異但小略耳其僧寶相語異義同須會其語今云毘盧遮那即彼所和理也徧一切處即彼所和事也彼文理事雖各論和其體不

二是故今云即事而理此之事理皆法寶也能和覺慧是佛寶也今文從略但舉所和以顯能和是故結云此和可尊等選翼駁云四明依觀音玄會顯光明玄此恐謬矣彼文且就三佛各配三寶是一體義而非三身各明三寶今約修極矣論偏圓賢聖所云略舉所和顯能和者非今文意準淨名疏廣引三身各明三寶諸文等云云今評云淨名疏雖爾今光明玄文但約一體三寶義以三身各配一寶四明據觀音玄會釋者是以其文義俱同故也且各具義一體上融通故名疏曰雖復實相之上分為三身三身配為三寶三寶之

中俱有三寶凡十二寶未曾有異以不異故無人法
之別按名疏意約具明離故說二身各具三寶光玄
觀玄約即論合故三佛各配一寶是但離合意而未
始以為異也乃知四明順二玄之文舉合邊釋耳何
輒屬謬邪

佛名無上衆生

四明指要鈔曰衆生一往通於因果佛名無上衆生
故詳解云大論曰衆生無上者佛是選翼斥云論曰
阿耨多羅秦言無上如諸法中涅槃無上衆生中佛
亦無上準此論意衆生中者謂對彼有上衆生類中

出過於彼故稱佛名曰無上非謂佛名無上衆生而
亦者如涅槃亦無上也豈可依之以為一往通於果
邪今駁云章安涅槃玄義亦引大論曰衆生無上者
佛是法無上者涅槃是今按增一阿合四諦品曰諸
有衆生二足三足四足欲者
色者無色者有想者無
想者如來最上可併觀發源機要曰衆生假名五陰
實法皆因中之稱既通極果等論文既對有上衆生
稱佛曰無上則是豈非佛名無上衆生義邪云何蒙
昧難斥乎

法智焚身評

指要選翼曰有靈空舉四明答楊大年書褒其親言

今謂此反敗也如瞿坻操刀割頭偏小調達如三禪樂禪德云滅心頭火自涼濟祖云如遊園觀云云余評焉乎翼子偶有人糺他解則浪會云無害或云慘刻等而其在此則無風起浪慢罵凌辱他毫不忌憚是其本心不根道以層慢歎時故不覺逗漏者往往皆如此可不愧乎按有人贊四明意實不惡何者凡世人口圓理無介爾實行所謂口在而心無者比比皆是若四明則不然溪觀與行相應勇銳欲活焚此誠宜贊而無議者也然翼子引瞿坻等駁者是眞慘刻也

卽離分別圓

指要鈔曰今家以卽離分於別圓選翼彈曰原夫言離何必偏屬於別不通圓邪圓教專談於離而其離義謂中道圓遮之義如楞嚴云卽一切法離一切相圓覺經說四種離幻毘盧經離有爲界無爲界等皆是也卽義亦不限圓卽空通義卽如別義卽是圓義豈可偏以卽離分於兩教也邪今謂若泛爾論之則孰爲無此義而今意就別圓俱明眞如隨緣東別耳故鈔曰不談理具單說眞如隨緣仍是離義若三千世間是性德者九界無所破卽佛法故卽義方成圓

理始顯明知約別圓二教詮旨大綱云以卽離分等
義無所濫矣今翼子不精文旨其立難卻非也學者
可知蓋其意而令意實無圓其地其取則意亦無
直下從來未悟公亦不為也指要曰從來未悟故等詳解曰起信論曰從本以來
未曾離念是也選翼曰彼論正意約終教皆非圓意
今謂詳解爲證鈔所謂從來未悟義借論文通耳是
以文義俱同故且合家判起信爲通行三教何以賢
首局屬終教正之乎偏見之甚矣

現像全由性具

荆溪不二門曰若鏡未現像由塵所遮去塵由人磨
現像非關磨者以喻觀法大旨可知指要鈔曰現像
乃全由性具此中正明觀心發用佗云由機現像其
義天隔可度詳解云鈔主謂今科正明由觀心故顯
發應用現十界像若云由機現像乃前科意故云天
隔有靈駁云此非鈔意既云天隔斥謬甚矣豈許前
科意乎今四明意謂全由性具珠指意謂像現因機
形生內發外生是大異故曰天隔選翼云斯破不當
前科意上文正言形有生像之性此中既明全由性
具彼以前意解此中義云像現自因形生故曰天隔

又莫違也。今駁曰：詳解所謂前科意者，上文云「無有形對而不像者」是也。然選翼為指形有生像之性者，甚謬矣。何者？形有生像之文，是即性具義。倘詳解果指之，則為其失彌甚。豈不然乎？吁！翼子可謂欲扶卻頽者也。

自絕瓔珞

鳳潭明導劄中舉諸師解觀經自絕瓔珞之文，總而彈斥之，自解云：沈憂惱，不忍飾裝也。最勝王經說：薩埵王子捐身餓虎，大王夫人盡哀號哭。瓔珞不御等，是今駁渠眼中無珠全不讀經文，妄恣臆解者，何邪？

經文既說云：見佛世尊自絕瓔珞。若沈憂不御，則應始弗服焉。何其埃見佛方絕之乎哉？且最勝經文：丁子憂故脫飾具而哭。此經則遭逆子之緣，乞聖護及見佛頓爾絕瓔珞。二經其旨，夙別而彼混濫義旨，暗解謬說，謾指斥往賢而欲愚弄於昧徒者，一何傷哉！余顧劄子積歲開講，乎東西兩都，學者靡然，鄉風皆以為若燭龍之曜神光，曦和之出博桑也。且所著書，亾慮數十餘部，可謂該博矣。而其人邪聰我慢，夙結豺心，久懷蠱毒，非古譏今，一以己為是，故其書可擇而取之，不可全適從也。余亦早歲屢聽其講，玩其書。

蓋當其時，眼皮未綻，實以謂神解特拔前無古人也。又私竊效其狂勃，謂匪貶古則未足以爲學也。以今觀之，客氣之所致，耳悞悔何及焉。乎劄子舊來僻執，圓理特解，非行執性，廢修莽莽蕩蕩，何所不爲，而其及衰邁也，彌盧等心愈益熾然，遂著此邪編，盛誇贖於淨業，以殖阿鼻之業。因者察其所職，由蓋圓理爲之祟，豈非甘露爲毒者邪。古謂往者不可諫也，來者尚可追也，庶乎後學勿蹈彼覆轍而自謬，謬化焉。

自絕瓔珞二

淨影善導靈芝四明各釋自絕瓔珞之文，有人以四

明爲優，評駁餘師，今議四明三業供養解恐不合經旨。獨光明尊者釋爲巧妙，何以言之。凡人在乎患難憂戚之際，率皆不事服飾，涅槃梵行品曰：闍玉因害交已，心生悔熱，身諸瓔珞妓樂不御等。又最勝王經薩埵王子捐身餓虎，大王夫人號哭，瓔珞不御是也。然今夫人旣處乎愁憂逼切中，猶未能忘於飾愛莊，而以爲美，乍觀如來妙相，寧可不羞慚。佛知見乎是故，頓自絕耳，當知大師妙釋出夫人之心事，孰容喙於其間乎。

無道害母

妙宗講錄辨觀經無道害母之文云善導疏曰此明自古至今害父取位史籍良談貪國殺母都無記處父則有位可貪可使類同於古母即無位可求橫加逆害靈芝疏云貪位殺父此猶有理非辜害母誠為無道今謂善導之論靈芝之說似有其義難可奉行貪心而害為理瞋心而殺非理乎貪心瞋心並是非理殺父害母無非無道之甚矣但天竺俗如疏台疏云有國已來雖有刑罪不加女人况所生母乎如涅槃疏又天竺偏尊母故劫初來未有害母者况復涅槃則言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善導靈芝於母言之何哉今議光明大師正順經文解

釋何云似有其義邪又難靈芝者此亦不然凡殺害父母者是非常理而今於非常中論之則貪國位殺父其事尚類古故姑以為有理於母但以瞋故為無道然錄者專據常理斥之卻非也又天竺俗等者此恐約大槩而說未必盡爾何者既無道殺害者豈可論尊卑於其父母之間乎如涅槃經說波羅奈城有長者子名阿逸多通其母故而殺其父母夏外通尋復害之及若鴛崛魔羅佛滅後摩訶提婆等緣何必可槩論乎又涅槃父母無辜等者是約闍王悔心情執說倘就父王宿罪論之則亦不可以言無辜也故

涅槃下經文佛破無辜之言

大王頻婆沙羅往有惡心於毘富羅山遊行射

獵周徧曠野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見已即生嗔恚惡心我今遊獵所以不得正坐此人驅逐令去即勅左右而令殺之其人臨終生嗔恚惡心退來通而作誓言我實無辜汝以心口橫加屠戮我於來世亦當如是還以心口而害汝命乃至先玉自作還自受云何令王而得殺罪如王所言父王無辜者云何言無汝父先生若無有云何有報等又照明菩薩經說父王現業云云如何但執闍王悔心之文以為定量不顧如來開說邪學者察焉

講錄難光明釋

效宗講錄難今家

序分

云夫人乃是貴中之貴尊中

之尊謂崇重夫人之語甚過矣此等瑣末事雖不足評駁但恐世耳學之輩不辨菽麥取而以為話柄故

今弗得已略斥之大師云貴中之貴者若對父王夫

人之中是王正后國大夫夫人故為貴中之貴若望顯

世既是國母故云尊中之尊何過稱之有按前漢書

王莽傳曰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

得與至尊並言至尊者指太后徹去更設坐又曰皇后之尊

侔於天子又外戚傳曰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

是既指皇后云侔於天子或至尊則豈不謂尊中之

尊乎有人其學固陋而乍讀以為過稱妄議而已

思惟正受

講錄辨觀經思惟正受之文云善導靈芝其謂並是

三昧異名玄義分云如華嚴經說思惟正受者但此
修方便作意觀緣名思惟觀想既成任運妙契名
受乃至善導玄義據華嚴經思惟正受並是三昧與
此地觀文今謂今文既下二教字可知非異名何必
以華嚴例乎凡有可教者有不可教者修之所得不
可教者必何得言教我乎兩師引地觀之文弗類甚
矣今議講錄所辨乍見似精而實妄生穿鑿以辭害
義者必何者且圓覺經普賢章曰善男子汝等乃能為
諸菩薩及末世衆生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此云汝今
諦聽為汝說又曰聞佛如來說此三昧若如所僻難
亦為凡有可說者有不可說者修之所得不可說者

耶何以故三昧妙處修之所得故然既云說三昧則
例而以驗之亦有其可教者也明矣蓋云說三昧者
示其行相耳今亦當準知如正受實在行人自證是
焉可教授乎今意乃宜教示正受者想心都息緣慮
並以此三昧相應位及見彼依正境界了了分明如
是為正受相斯是謂教正受耳故下地觀之文曰如
此想者名為粗見極樂國地合教我若得三昧見彼
國地了了分明不可具說合教我前後經文對映義
旨炳焉何以情見輒云弗類邪
蕉窻漫筆卷之三終

曠羅尾尾出而製論闢道。踵而九
百年間。優婆塞捨。立論徵詰。乃
著六百頌。存之。夫而後。前脩世之祖
述之。憲章之。斯道不墜于地。闡道可
其。願乎。炳如焉。是惟法語之言。豈
能從乎。先師室譽老人。初為

歸山之第一座也。恭奉

國家之命。住巖月淨國。有年。重奉
命。移于上毛大光。賜紫。凡其經歷
禪誦餘課。所著教部。五十有餘卷。今
所見行。僅御寂斷。非安樂道記。已
它。未上木焉。師住大光。五年。病而奄

忽神化矣。吁。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明年丁亥。值乎十三祥忌。於是乎。雲方擬刻其漫筆而追福。是歲之春。振錫于東方。就綠山舊盟圖之。愈云。何其不可。不亦以資哉。於是。以稿呈於大僧正。定月尊者。併請之。序曰。

善哉小子。居吾諸女師也。嘗吾之信友也。善頂前大僧正真公。與吾三人。若逆之善。今瀆其著作。則悅乎猶面之。繫師獨止。非徒有天喪之歎而已。頃刻資治論授徒。况斯書也。釋門之確。端道俗之戒勅也。夫辨異。訖折邪。

解。上古先聖。其猶病諸。而未運之。
弊。不獲而不正。則斯人。其不朽者。梓之。
吾與女。梓之。乃賜白金若干。資之。雲。
跋。踏如起。而拜曰。謹聞命。辱藉。
尊者。寵靈。傳之于世。則雖師之。死日。
其猶生。榮乎。遂附之。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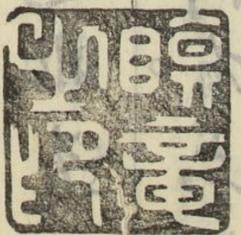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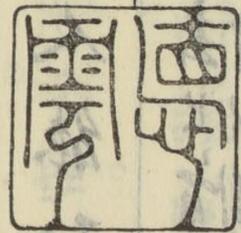
惟佛天不喪斯文。別法之。所隆也。
依人存焉。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實乎哉。若爾法化。脩進何有。亦惟
叙高命之辱。敝需文之。甚。於。為跋云。
時維

明和三年丙戌之秋九月十日

門人

後備福山府定福現住沙門

惠雲眠龍謹識



隨喜助刺

緣山前大僧正妙譽尊者

高位某薦全德善男榮長善女增道

幡隨院貞現上人 淨國寺靈應上人 靈巖寺圓海上人

大巖寺隆善上人 大善寺單笛上人 次緣山十二老班

周益和尚 祐月和尚 祐翁和尚 滿空和尚 慈辨和尚

綽然和尚 榮純和尚 在定和尚 運碩和尚 單靈和尚

全一字位 靈忠 忠巖 興玄 感靈 了因 隆玄 震純

圓宣 運岡 春了 的山 春雄 天周 笑隨 義辨 信教

義天 良門 海吞 練城 感光 扇緣 的玄 聖道 林珂

周仁 秀巖 了澤 俊靈 聖音 察英已 月界院主勸成

幡隨院裡連城瀧山大善寺裡慈生慈湛郡內萬念寺王吟廓

東都瑞泰寺王俊泰蓮光寺王含滴本所回向院王義宣

備後山南邑悟真寺王眞譽尾道信行寺王法隨

備中州笠岡玄忠寺王迎譽戒全全倉鋪誓願寺王濟譽量道

武州神川慶運寺前任瑞譽俊雄

門人現任海譽良觀

京西泉溪西壽寺王洽譽素全

備後州福山府定福寺見任德雲眠龍

各各合資刺之擬于報恩之萬乙云

昔明和三年丙戌九月十日

明和四丁亥年九月

皇都書肆
知恩院門前
澤田吉左衛門發行

